駁案彙編

貴州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思州府差役陳勳越境拿賊劉俊殺死楊士文楊老六一家三命一案先據護理貴州巡撫印務二寶䟽稱緣思州府民楊光賢于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往山工作被賊竊去衣物經鄰婦楊氏撞見喊人追捕將賊人楊秀德拿獲贓物已被夥賊携逃楊光賢向楊秀德詢出夥賊楊勝賢龍元宗李二姓名時士差雷朋經過楊光賢將楊秀德交雷朋稟官該

差回明土司轉發王玉看守解審楊秀德節用
錢八百文賄求王玉縱放楊光賢與府票差陳
勳勸緝派令散役劉俊楊春楊雲查拿劉俊等
查明楊秀德等居住鎮遠縣屬梓木坪地方與
府備文行提日久未獲六月初間陳勳以鎮遠
與思州地界毗連恐賊聞風潛匿遂帶散役
劉俊楊春楊雲同往越境查拿並與明土司添
差土役楊明陳謨作眼協緝陳勳劉俊攜帶鐵
尺鐵鍊楊雲攜帶褲刀餘俱徒手六月初六日

同抵梓木坪楊明指認楊秀德住于坡上楊勝賢住于坡下陳勳令楊雲楊添陳韻往拿楊秀德自與劉俊楊明往拿楊勝賢劉俊認賊勢強橫將楊雲所帶辨刀留下防身楊雲等三人分路而去陳勳劉俊楊明至楊勝賢院內等候出捕楊勝賢之兄楊勝桂聽聞犬吠出視查問陳勳告知本崇差拿情由楊勝桂以伊弟外出回答陳勳不信欲進屋搜查楊勝桂攔阻將楊勝桂扭住楊勝桂轉身欲逃劉俊用鐵尺打傷楊

勝桂右胳膊右肐肘隨取鐵鍊將楊勝桂拴住
拉至院門勒令交出正犯陳勳楊明在後防護
楊勝桂喊救伊父楊成芝持棍出視見子被拴
上前解釋陳勳攔阻楊成芝舉棍向打陳勳即
用鐵尺打傷楊成芝左胳膊左膝倒地楊勝桂
之弟楊士文出救用棍打傷陳勳右手背將鐵
尺擊落楊士文上前拉住楊勝桂鐵鍊意欲扭
脫楊明用鐵尺打傷楊士文右手背楊士文仍
不放手劉俊隨取鏟刀連扎楊士文右膀二下

倒地楊勝桂乘機逃跑楊明上前追捕楊上文之弟楊老六趕拉楊明楊明用鐵尺打傷楊老六左胳膊楊老六仍不放手楊明與之揪拉適劉俊舉刀從旁向戳傷及楊老六肚腹楊明用鐵尺往下打去不期打在刀背上以致刀刃劃開楊老六肚腹倒地劉俊舉刀與楊明同逃楊上文楊老六旋經殞命經縣訊明楊雲等往拿楊秀德與楊輔回聞知各散嗣經鎮遠縣會營緝獲共前情不諱查楊秀德行竊楊光賢家業經當場

拿獲供出夥賊楊勝賢等姓名楊秀德旋即賄差縱放其爲此案正賊無疑陳動等奉票緝賊原不等于訪艮但明知賊犯住居鄰境已經知府行提又行糾人越界查拿實屬生事不法劉俊雖係隨同捕賊之人然不問是否正賊輒將無故之楊士文連戳又將楊老大肚腹戳傷致斃二命慘以該犯爲首況事雖起于格捕償類于謀故劉俊除毆傷楊勝柱輕罪不議外合依例擬斬立决楊明用鐵尺打及劉俊所戳刃

肯立將楊老六肚腹剖開實與加功無異則勦身爲頭役始則率領越境滋事繼復任聽散役行兇並未任楊阻止其行兇之劉俊既已當其重罪則起釁之惡捕更未便稍爲姑縱查殺一家二命本例並無爲從治罪明文似應照謀殺人爲從律科斷楊明除毆傷楊七文嘖勳除毆傷楊成型之各輕罪不議外楊明楊勳均照律擬絞監候楊具等擬杖逸賊楊添德等緝獲另結楊成型之楊勝林傷已平復等因具題前來查律

截毆死一家二命者擬絞立決又共毆之人審係執持兇器亦有致命傷痕者發近邊充軍又捕役奉差緝賊審非本案正賊若其人素行不端者將捕役照誣良爲盜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今思州府差役陳勳奉票緝拿賊犯楊勝賢帶同散役劉俊楊明等逕赴鎮遠縣屬拘拿欲進屋搜拿因楊勝賢之兄楊勝桂攔阻復被楊士文持棍拒毆以致劉俊用褲刀戳斃楊士文楊乜六二名楊明亦用鐵尺打傷楊

生文等細核案情販動糾衆捕賊雖越境拘拿並無詐贓逐呈情事已死之楊士文楊老六雖非此案正賊係屬賊匪親弟拒捕拒毆致被戳傷斃並格捕亦無謀故別情自應以毆死定擬劉俊戳斃楊士文楊老六二命例有專條未便如該護撫所稱僅照謀故遽擬斬決楊明用鐵尺打攻劉俊所戳楊老六刀背致傷楊老六肚腹劃開腸屬傷重但楊老六被劉俊刀戳肚腹即不劃開亦足致斃該撫既將劉俊照毆殺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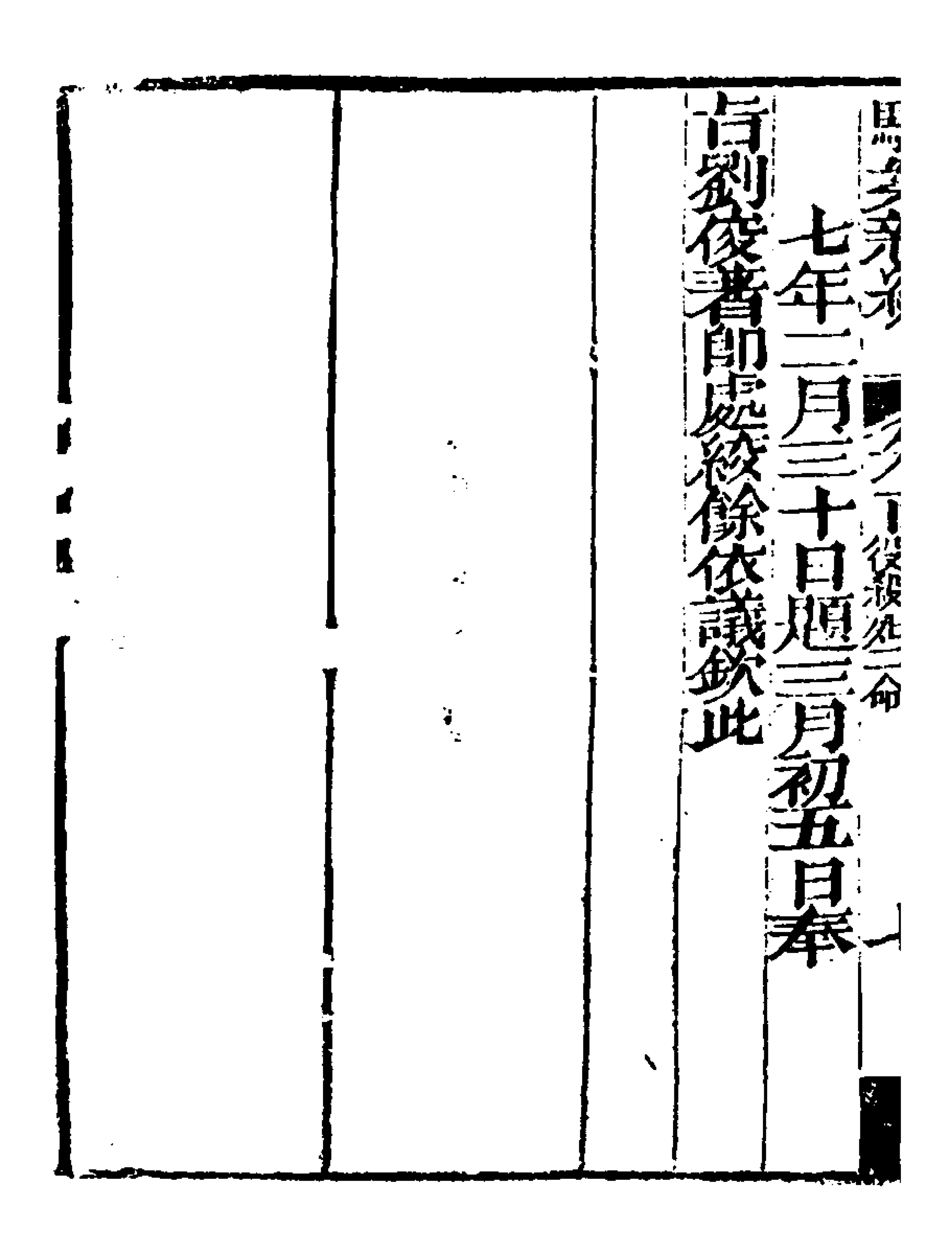
命問擬未便又以最後下手之傷復擬楊明綬
侯牧雖有重科陳勳往聽散役逞強械鬭旣未
阻止自應按律定擬但未便科以謀殺爲從擬
絞之條事關罪名出入援引未符應令該督撫
詳核律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
續據該撫李湖䟽稱細核案情已死楊士文楊
老六雖非此案正賊究係賊匪楊勝賢親弟當
經差役秦宗拘拿欲進屋搜查賊犯楊勝賢之
兄楊勝桂出而攔阻伊弟楊士文又持棍拒傷

陳勲以致劉俊刀戳楊土文楊老六二命身死在變起格捕並無訛故情形應以毆死定擬陳勲春眾捕賊雖越境拘拿並無詐贓誣良情事楊明用鐵尺打及劉俊所戳楊老六之刀背以致劃開楊老六肚腹但楊老六被劉俊刀戳入肚即不劃開亦足致斃與加功不同前護撫臣以傷類謀故將劉俊擬以斬決楊明陳勲擬以絞候誠未允協自應遵駮改正劉俊一犯戳斃楊土文楊老六二命合依例擬絞立決楊明用

鐵尺打及劉俊所戳楊老六之刀皆致劃開楊老六肚腹已在劉俊刀戳大肚之後既將劉俊坐以殺死二命之罪楊明不便再科合依例擬軍陳敷合依例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劉俊合依毆死一家二命者擬絞立決例應擬絞立決楊明合依共毆之人執持兇器亦有致命傷痕者發近邊充軍例應發近邊充軍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陳敷合依捕役奉差緝賊將非本案正盜若其人

表行不端者照誣良爲盜例減一等杖一百徒
三年例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
再前護撫既稱楊雲楊秦陳讀聽從同行均照
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革役王玉得受
賊錢八百文斷縱竊賊應與因同罪王玉除得
受枉法贓一兩以下杖七十輕罪不議外此案
計竊贓三十八兩六錢應同竊盜贓三十兩杖
九十折責三十板逸賊楊秀德等飭緝獲日另
結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三十



[illegible]名宗欽[illegible]丁役殺死二命

七年二月三十日題三月初五日奉

旨劉俊著即處絞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附修改殺一家四命以上新例

一起為遵

旨核擬速奏事看得高唐州民王之彬挾嫌逞忿將董長海及王二麻子等一家連殺六命一案據山東巡撫楊景素奏稱緣王之彬叔祖王二黑之嗣其前妻在日僧繼王之彬胞叔王丕孝為子生子王之賢嗣王二黑繼娶石氏亦未生子王丕孝物故有王二黑胞兄王太黑生有二子長子王丕信繼王二黑將伊過繼承祧生子王

王之彬

之貢嗣王二黑因王平信併前繼王平孝之子
王之賢費用無度遂各分爨同院居住王石氏
有抱養義女適董長海為妻時相來往迨王二
黑故後石氏托佃戶王三麻子料理家務王之
彬因石氏平日相待甚優自董長海王三麻子
往來以後與王之彬及王平信王之貢王之賢
均不相親隨疑董長海王三麻子從中離間時
相爭吵乾隆四十年七月間王之彬曾向石氏
借有米麥并欠穀價未償石氏帶同王三麻子

董長海赴州控追王之彬聞知恐懼隨央王三
麻子等勸免追四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石氏與
王之賢同赴戴家廟趕會王平信即與伊子王
之賁扭開石氏房門竊出棉花四百餘斤擡至
王之彬家寄頓王之彬恐石氏聞知不允賣成
王平信等即將棉花搬赴張來旺家變賣十六
日石氏回家查知棉花曾在王之彬家搬出疑
係王之彬串同偷竊欲行官告王平信畏懼即
與伊子王之賁逃避石氏令董長海王三麻子

王之彬家搜查因彼此爭毆石氏即與董長海至王三麻子赴州呈控王之彬因莊稼忙迫懼為訟事牽累後向董長海懇其解勸董長海至王三麻子始向石氏說情并議定將王平位逐出石氏始允寢息其事迨八月初七日係石氏之夫王二黑週年諸親畢集董長海對眾聲言王之彬偷竊棉花非伊懇情尚在監中并罵其子王小雨為賊種王三麻子從旁冷笑王之彬憫忿不甘是晚預買燒酒即邀董長海王三麻子

共飲意欲邀其包含王三麻子托詞不至帶同伊子王賴代赴石氏坍屋內就寢王之彬僅邀董長海至家共飲王之彬央及前事董長海追咎王之彬爭毆之并後有將伊犯在伊手恐難開交之語王之彬醉後一時忿恨與邀頓起殺機遂候董長海睡熟乘間將防夜牛耳刀扎傷董長海心坎進肚腹倒地殞命王之彬以王三麻子通同訴追復至坍屋內時王三麻子在地睡臥該犯亦即扎傷王三麻子肚腹偏左斃命王

之彬走出屋外曾見王賴代睡臥場園處其報復隨用刀連砍其咽喉立時殞命該犯自念連殺二人已負重罪起意殺死王三麻子家口以洩忿隨趕至王三麻子家撥開柵門將王三麻子之妻王馮氏出院查問見王之彬持刀趕至王轉身欲走王之彬即用刀向扎致傷馮氏左後肋馮氏聲喊王之彬揪髮摔按扎傷馮氏咽喉連項頸身死後至馮氏所住北屋炕上攬取馮氏幼女五妮連砍其咽喉項頸及左臂膊致

覺該犯因聽聞王三妮王四妮在東屋喊叫即
踢開房門抓住三妮四妮用刀連扎致傷王三妮
胸後髮際左耳後并項頸左肩甲左乳及四妮
右腮脥右臉脇右肋王之彬當即奔向持刀由
牆上房轉至右氏屋上喊令右氏出與講論即
經庄頭王之松等聞知查視見王之彬持刀站
立房上隨令村眾圍住一面赴州具報獲犯並
據續報王四妮即于是日傷重身死勘驗訊報
審悉前情不諱將王之彬依律擬以凌遲處死

該犯之妻劉氏子王小雨擬發伊犁爲奴等因

具

奏前來查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等語今王之彬心疑黃長海王三麻子唆撥石氏與該犯不睦控告并對衆斥罵挾嫌忿恨即將黃長海及王三麻子夫妻子女連殺六命寔屬殘忍實爲罪有之兇徒王之彬合依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律凌遲處死該犯之子王小雨例應緣坐雖據該撫從重擬發伊犁爲奴但該犯

將王三麻子全家燬殺其幼穉女孩迭被扎斃
若因王小雨年僅十歲尺爲兇犯獨留嗣掞
之情法實未得平應將王小雨改爲擬斬立決
該犯之妻劉氏幼女三姐亦不應照該撫所奏
擬發伊犁查原摺內有財產斷給王高堂之語
應令該撫查明王高堂如係死者嫡子將劉氏
三姐即賞給爲奴該犯名下地畝房屋亦卽給
與賸業庶足以昭懲戒而彰平允再該撫奏稱
該犯之母王朱氏訊係分居多年其自存殘老

地十五畝土房四間憑聽該氏管業王平信父
子偷竊伊母王石氏棉花及張來旺知情寄頓
借詞應飭該州緝獲王平信等到案另行審擬
完結王石氏聽從董長海等羣毆釀命本屬不
合姑念年老女流尚可免議王之彬財產已斷
付死者之家其所借石氏米麥及穀價錢文免
其再追等語應如該撫所奏辦理除此等被殺
多人之案應加重酌改律例之處臣等遵
旨另議具奏外等因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初十

日奏本日奉

旨王之彬著即發遣處死王小雨著即處斬餘依議

欽此

刑部爲

旨敵議具奏事內閣抄出於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初

十日奉

上諭據楊景素奏審擬王之彬挾仇逞殺董長海王三

麻子等六命將王之彬依律發遣處死妻劉氏子

王小雨改發伊犁爲奴等因一摺覽奏深爲駭異

王之彬因挾董長海王三麻子挑撥徵嫌輙持刀將董長海及王三麻子夫婦子女同時扎死逞兇六命兇惡慘毒實屬從來所罕有然按律不過凌遲處死實覺罪浮於法至伊妻劉氏子王小兩雖據該撫從重擬發伊犁給與種地兵丁為奴尚不足以蔽其辜夫王三麻子全家俱被殺害而兇犯之子尚得倖生人世以延其後豈爲情法之平若云王小兩年僅十歲則該犯所殺之王四妮王五妮皆孩稚無知尚未至十歲一旦盡遭慘死何獨

兇犯之子轉因其幼而矜全之乎且此等兇惡之徒爲戾氣所鍾不應復留餘孽即伊四歲之幼女王三姐亦不宜聽若如查明被殺之家尚有子嗣即追此犯妻劉氏及其幼女一併賞給死者之家爲奴若現已無人即發往伊犁給與厄魯特爲奴此案仍着行在刑部速行核擬具奏至刑部律例所載惟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而兇犯全家被殺者人之犯作何加重未經議及此等兇徒明知法止其身或自拚一死遂其殘忍殺害過多以絕人

之嗣而其妻子仍得倖免於天理人心實未允協
朕非欲改用重典但爲民除害不得不因事嚴防
俾兇惡奸徒見法網嚴峻殺人多者其妻孥亦不
能保庶可稍知儆戒是即辟以止辟之義其應如
何增改律例並著刑部另行妥議具奏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 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除暴安良刑期無刑之至意除土之彬擬罪本
案業經
行在臣部擬覆具奏外伊祖載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凌逼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之例戕殺一
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改發附近充軍等語
蓋以逞兇戕殺罪大惡極自應盡法懲治至殺
死二命以上尤爲重案所有改徒例未經議及
查兇徒肆忿連殺多命或挾仇圖財戕害全家
致令絕嗣此等係惡不法之人本身予以寸磔
固屬罪無可加而其妻子僅擬遷徙反得倖免

顯戮誠如
聖諭於天理人情實未允協伏思殺人論抵本當適

情法之平如殺一家多人致本家絕嗣者兇犯
之子自不便獨留應即本家尚未絕嗣而該
犯逞其殘毒殺害多命亦應將其子寘之重典
以示嚴懲臣等悉心酌議請嗣後除殺一家非
死罪三人仍照舊例辦理毋庸議外如殺一家
四命以上致令絕嗣者兇犯擬以凌遲處死將
兇犯之子無論年歲大小概擬以斬立決妻女
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若死者尚有子嗣則
將兇犯之子俱擬以斬監候秋後處決該犯妻

女給與死者之家為奴再查給與為奴原以示折磨而昭儆戒惟此等被殺斃命者之家或生齒貧乏或子嗣幼弱恐不能養贍給衆且日久亦難保無挾怨滋事之處于定案時酌量情形死者之家情愿收領者即賞給為奴如自揣不能管養不愿收領者亦即改發伊犂給厄魯特為奴庶立法均歸平允而惡徒咸知儆戒矣

恭俟

命下之日臣部載入例册并通行各督撫一體遵行

等因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蘇論遣 四川司 纂輯殺一家四命以上凶犯之子分別年歲緣坐例

一起為遵

旨核擬具奏事會看得合江縣民佘膺殺死熊王氏一家四命一案據四川總督文綬疏稱緣佘膺曾將茶葉賒給熊士順已故胞兄熊大貴該錢二千三百三十文熊士順認還屢討未給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八日佘膺攜帶背簍尖刀赴山採茶路過熊士順門首索討前欠熊士順外出佘膺候至夜靜出言抱怨熊王氏答以新年

不應僅討余膺向借食米熊王氏不允致相吵罵熊王氏將余膺菜籠踢翻余膺氣忿用刀叠砍熊王氏眉叢太陽腮頰唇吻咽喉腦後倒地熊士順之子熊桂持棍救護熊士順之女熊大姑熊二姑均扯余膺衣服哭罵熊三姑亦在地啼哭余膺起意一併殺死滅口舉刀亂砍戳傷熊桂頂心顱門額顱額角咽喉熊二姑頂心額顱熊三姑腮頰咽喉殞命熊大姑被砍腮頰昏暈跌地余膺認為俱死順取錢文首飾衣服逃

米迺刀裝入背簍攜回時已飲深余儒之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余世榮俱各睡熟惟妻丁氏尚未就寢窺見背簍裝有錢物詢悉前情即令余儒將布衣十一件攜赴屋後廢廩餘俱收藏在家是夜熊大姑甦醒哭喊鄰約獲犯起贓報縣驗詳會審供認不諱究係一人臨時起意欲殺姦後乘便取財並無預謀及加功之人查熊士順雖年未四十將來續娶或可生育現在已無子嗣將余儒依例凌遲處死余世聰余世

華余世閏余世榮依例擬斬立決先行刺字余
丁氏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謀故殺一家非死罪四命以上致
令絕嗣者兇犯擬以凌遲處死兇犯之子無論
年歲大小概擬斬立決妻女改發伊犁給厄魯
特為奴等語此案余膺赴熊士順家索欠求遇
隨向其妻熊王氏借米熊王氏不給致相爭鬧
余膺輒取刀將熊王氏砍傷維時其子女熊桂
等救護哭罵余膺頓起殺機舉刀亂砍將其一

家四命立時砍斃順取錢衣等物而逸慘殺四
命兇殘已極該督雖稱熊土順年未四十尚可
繼娶生育但熊土順只有子與妻女俱被殺死
現在已屬絕嗣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督所題
余膺合照殺一家非死罪四命致令絕嗣者凌
遲處死例凌遲處死其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
閏余世榮均合依兇犯之子無論年歲大小概
擬斬決例擬斬立決兇犯之妻余丁氏依例發
厄魯特為奴該督既稱余膺妻係亦貧並無財

產無憑斷給據縣取結由實現獲之贓給主具領燒燬布衣照估追賠給領熊士順認還伊故兄所欠余騰蛟價錢文毋庸追還等語應如該督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奏二十六日奉

旨余騰蛟著即凌遲處死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余世榮俱著即處斬餘依議欽此又于六月二十七日

奉

上諭據刑部奏殺死一家四命之兇犯余騰蛟以凌

遲處死其子余世聰余世蓮余世開余世榮俱照
新例擬以斬決前降諭旨將殺死一家多人之犯
加重定例尤原以此等兇惡之徒將人全家殺害
實戾氣所鍾不應復留餘孽且恐兇徒明知法止
其身或自拚一死逞其殘忍殺害過多以絕人之
嗣其妻子仍得倖免于情理實未允協自應改用
重典以期辟以止辟今此案余僖殺害熊士順一
家四命而余僖及其子余世聰等分别凌遲斬決
者共有五犯擬抵之人浮于所殺之數亦覺剩過

所有余摩之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仍着照原擬斬決其幼子余世紫着從寬免死同兇犯之妻丁氏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並着刑部嗣後如有殺一家四命以上之案悉按其所殺人數將兇犯父子照數定罪俾多寡相當其有浮於所殺之數或一人或兩人者均以其幼者照此辦理並令內外各問刑衙門知之着爲例欽此

安徽司

一起為擬情軋報事會看得盱眙縣民李愷咬落于得水手指身死一案先據調任安徽巡撫陳大受疏稱李愷與于得水係遠族中表弟兄比鄰而居素無仇隙緣乾隆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于得水在于公山嶺上安溝放水李愷看見因其祖墳在下恐傷水脉理阻致相爭吵于得水輒揮毆李愷又復叱駡李愷回駡于得水又撕其髮李愷情急隨口將于得水左手小指咬落

一節係李元龍勸解各散詎于得水受風延至
五月初五日殞命屢審不諱將李愷依例擬流
等因具題前來查例載原毆傷輕不至于死越
數日後因傷風而死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
一百流三千里是必實係傷輕又實因冒風而
死方得按例減流若原毆本屬傷重又非因冒
風而死自不得支離附會曲為開脫也此案李
愷因于得水宅滿放水致相爭吵李愷將于得
水手指咬至脫落一節係破骨重傷據屍子于

健控稱身受昏死在地力救方甦當報鄉地驗
明可憐年已六十被咬臥床命在旦夕而鄉保
亦報稱于得水昏暈臥床湯水不下等語揆厥
情形並非原毆傷輕者可比再查洗冤錄載咬
下手指者齒風着于瘡口多致身死少有生者
其咬破處週匝骨折必有膿水淹浸皮肉損爛
等語今據斷生孫文英驗稱于得水左手小指
咬去一節受有牙毒通膀皆腫青紫潰爛破
流血水與洗冤錄咬傷致死之處一一符合與

原毆不至于死別因傷風死者又迥不同承審各官不將毆後情狀與死後屍傷研辨明晰混引原毆傷輕之例將李愷減等擬流更屬疎忽事關人命不便草率定案應令該撫再行詳審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張楷疏稱詳加確核雖據供于得水委因傷處冒風以致風毒內攻身死但手指被咬脫落係破骨重傷非輕傷可比將李愷改依鬭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李愷合依鬬毆殺人者不
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
後處决等因乾隆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題二十
六日奉
旨李愷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欽此

安徽司

一起為報呈事會看得亳州民陸玉貴等毆傷王世耀王二身死一案先據調任安慶巡撫准泰疏稱緣王二世耀與分居族弟王二狠狽為姦橫行鄉曲陸玉貴與陸三堂弟陸玉良常被欺侮乾隆七年三月十六日陸三曾被王世耀王二毆打比欲呈控為街鄰勸止四月初八日有李六向張三之妻吳氏吵罵為陸玉貴勸散王二知陸玉貴與吳氏有姦聲言陸玉貴尙娼縱容

罵入陸玉貴畏兇不敢與較心懷忿恨邀同陸
玉良陸三相商毆打王世耀之腿以圖洩
忿陸玉良陸三允從至十二日陸玉貴手執扁
擔陸玉良陸三各執鐵棍在街上適遇王世耀
陸玉貴即上前用扁擔毆打王世耀右膝蓋陸
玉良揪其髮辮陸玉貴復抱其腰將王世耀扳
倒在地陸三捺其兩腿陸玉貴丟棄扁擔奪取
王世耀腰佩順刀砍傷王世耀顖門左右幷左
右胳膊陸三用鐵棍毆打王世耀左右肩王世

燿翻身欲起陸玉貴又用刀扎其髮際臁肕并
用刀背打傷其右手背鐵棍毆其脊背胛并
將其左臁肕右脚腕毆至骨折王二問土世燿
被毆遂持刀奔護陸玉貴用刀砍傷王二右手
指并扎傷右領頦陸玉良拳毆王二右眼胞將
王二擒跌于地陸三用鐵棍打傷王二左右臁
肕王二肆駡陸玉良用鐵棍打傷王二右肐膊
左右兩膝右脚踝左領頦右領頦下唇吻并打
落其齒陸玉貴又用刀扎王二左腿肚右脚踝

左右脚跟并將其左右脚筋砍斷而止王世耀移時殞命王二延至四月二十日身死厯審供認不諱嚴加究詰委無謀故別情查陸玉貴刀砍王世耀顖門兩傷以斃其命又砍斷王二脚筋致斃陸玉貴應按律擬抵陸三雖曾共毆均非致命除陸玉長丁取供後在監病故及陸玉貴與吳氏通姦輕罪不議外將陸玉貴依鬬殺律擬絞陸三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故殺之心起于臨時非人所知全憑致

死之狀以究其心未有兇器疊毆致命遍體鱗傷當時斃命之案而槪以鬬殺問擬也此案陸玉貴實係致死二命之兇犯查其起衅之由據陸玉貴供稱王世耀同王二每見小的們就要吃要喝不給他就要打罵被他欺壓不過又供張三女人吳氏與小的通姦是有的王二說小的護着娼婦在外聲揚不堪小的氣他不過等語是其姦情敗露慮恐挾詐無厭積恨本深雖謀毆之初訊據眾供止稱謀折其腿但當分執

鐵棍等械在途等候王世耀經過陸玉貴用扁擔毆傷右膝扳倒在地之時陸玉良業已揪住其髮辮陸三業已捺住其兩腿斯時陸玉貴之心如果始終止在腿折應即用所執扁擔毆打其腿又何以奪其順刀追砍王世耀致命顖門左右等處迨陸三陸玉良各用鐵棍毆傷陸玉貴復用刀扎其髮際等處遍體鱗傷旋即斃命其爲臨時欲殺已可顯見在陸玉貴供稱小的恐怕王世耀爬起來對敵故此拏刀扎他的並

不是有心要致死等語殊不思王世耀已被陞
玉民陞二等揪捺在地何能復起對敵其爲該
犯飾辦粧重情更無疑義迨王二一聞聲往護
又將伊擒毆砍斷腳筋致死殊屬兇殘天似任
該犯狡供卽以鬬殺律擬絞應令該撫將陞玉
貴嚴審實情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通
駁去後續據該撫魏定國疏稱將駁嚴審陞玉
貴堅供向與王世耀等並無深仇雖被欺壓亦
屬口角細故止因王二一指娼辱罵隨與陞玉民

等商欲打折其腿復忽適路遇王世耀用扁擔打其右膝扳倒在地因王世耀腰佩順刀攫其拔刀上扎是以奪取砍打如果有心致死則奪刀之後即可手刃王世耀之頸立斃其命何以先扎顋門又復扎打不致命之胳膊髮際臁肕毛背等處實止謀毆打腿臨時並無欲殺之心而共毆之陸玉良又已臨毆陸玉貴應請仍照原擬絞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該督各官止憑該犯狡辯而于揹駁屬

飭仍未細加嚴究於髮際不致命一下據供斯時陸玉良陸二俱已放手故王世耀得以翻身爬起陸玉良慮其對敵是以砍其髮際並未深重訊詰是該犯止辦刀傷不致命髮際之處陸三等俱已放手起以惟其起而對敵而于陸玉良揪辮捺腿將用刀扎其致命顖門左右之處何以竟置不問又如果有心致死則奪刀之後即可手刃王世耀之頸立斃其命何以先砍顖門又復扎打不致命之胳膊髮際臁肕手背等

處其非有心欲殺可知等語陸玉貴平時恨王
世耀帶刀出入藉端挾求而臨時適見其帶有
順刀奪而兇砍是因忿更激于臨時忿砍明由
于欲殺如以不于及其頸爲解豈故殺之案必
欲割喉毀頸直刺心胸而後可乎又因姦情敗
露忿喧揚殺言係王二即令陸玉貴蓄意欲殺
亦應在王二而不在王世耀等語查王二等藉
姦挾嫌原屬同類陸玉貴臨時忿恨何暇分辨
如謂王二喧揚姦情正應欲殺王二又何以王

一聲其餘情并且誤毆王世耀平又共毆之陸
玉良又已監斃在獄陸玉貴應仍照原擬絞候
等語查致死貴萌其情不能因陸玉良已經監
斃將陸玉貴欲殺之罪竟假事關故殺不便以
曾經駁審遽行照擬率結應再行令該撫虛衷
確審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題駁
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據陸玉貴供稱王世耀與
王二同縣濟惡肆害鄉曲伊與陸玉良屢受欺
壓莫敢與爭緣從前伊弟陸三酒醉遭王世耀

等無端毆打王二復因伊與吳氏有姦聲言包娼尋衅故與陸三陸玉良商謀原欲毆折其腿以圖洩忿追遇王世耀伊隨先用扁擔毆其膝蓋及將王世耀扳倒在地見其身佩順刀恐被扎傷并憶及平日欺壓仇恨愈深一時觸動宿忿頓起殺機遂乘撇扁擔奪取順刀先砍王世耀顖門左右繼扎左右胳膊後見王世耀翻身欲起伊復連砍王世耀髮際臁肕並用刀背打其手背等處旋即頭給前審希脫重罪故爾狡

揑飾今已據實自認不諱其爲有心欲殺已
無疑義將陸玉貴依故殺律擬斬等因具
題前來除陸玉良在監病故不議外應如該撫所
題陸玉貴合依故殺者斬律應擬斬監候秋後
處決該撫既稱陸三合依餘人律杖一百張三
吳氏合依縱容妻妾與人通姦本夫本婦各杖
九十律均杖九十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題十五日奉
旨陸玉貴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西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聞喜縣僧人楊和尚即楊宗寬毆傷賈年娃身死一案先據山西巡撫阿果奏稱緣賈年娃籍隸夏邑赴聞邑庵投劉文學傭工劉文學見其勤儉聲言欲繼為子劉文學之姪劉君喜聞之不甘欲行趕逐乾隆五年三月初三日賈年娃染病未愈劉君喜促令歸里賈年娃不從劉君喜即持鐮鍁等物先後毆傷賈年娃腮脥胎膊彎腿等處旋經劉君喜

之兄劉君錫勸止是月初六日劉文學令劉君喜備騾送賈年娃回家行至中途賈年娃因石縣寺僧人欠伊立價未償欲往索討劉君喜隨將手持鐮柄給與扶拄前行自行旋歸賈年娃即走至寺前吵嚷時寺僧薛和尚即薛茹賢楊和尚即楊宗雲名以有事他往經王娃僧人扶至寺前叫同鄉保看明見其身竅有血疑為時疲隨留在寺調養初七日晚薛茹賢等回寺見賈年娃在寺睡臥止知來寺養病及初八日薛

姑賢同李和尚扶賈年娃出來見其身有傷痕
詢係劉家場人打傷即于是晚將賈年娃收字
竹鋪辭姑賢楊宗雲同携前行李和尚相伴同
走欲送回劉家場到山口扶至羌癲廟前辭姑
賢等放下暫歇不期李和尚聲言不死不活好
不耐煩用脚踹傷賈年娃臍肚一下並有踹死
情慮抵命之語辭姑賢等復携前往而賈年娃
傷重業已殞命李和尚以其屍往下墜即解隻
緦繩結賈年娃項頸栗于劉家場之樊家山交

界址旁而回經開縣據報驗詳飭審旋因李和尚遠颺無踪緣由咨部依緝獲審擬在案嗣據開縣知縣以賈年娃額顱等處石傷雖訊無着落但賈年娃腮頰胳膊膞脅腿處所已經劉君喜供認其李和尚所毆臍肚一處亦據目擊之薛茹賢等指證確鑿似可將劉君喜先決從罪等情到院駁以賈年娃臍肚一傷從前雖經楊和尚等供係李和尚所踹但李和尚與賈年娃無怨無仇見其垂危將斃之人何故反加踹

踢且賈年娃鐵器屍傷雖均非致命然傷痕長

潤深重其致死亦未必因臍肚一處劉君喜因

其叔欲繼賈年娃即持鐮兒毆又詐同其家又

棄于半途其石傷亦明係該犯所毆未便任其

狡卸飾辭去後茲據複加確核劉君喜因伊叔

劉文學欲繼賈年娃為子心懷不甘欲行毆打

後因促其歸里賈年娃染病未從劉君喜即持

鐮鐵等物先後毆傷其腮肷胎肪臂腿等處迨

至借騾送回又復棄于半途則賈年娃額顱等

處石傷似難保其必非該犯所毆復再三研訊該犯堅稱當日伊叔欲繼賈年娃為子因係異姓亂宗欲行趕逐而賈年娃推病不行是以持鐮毆其腮脥并用鐮毆其左右胎膊臀腿等處追後伊叔令其備驢送歸事已遂心爾時念其病軀尚給鐮把扶行豈有用石毆打之理至其棄于中途實因賈年娃欲赴石懸寺索欠故未送回等語查劉文學欲繼賈年娃為子劉君喜因其異姓欲行毆逐原非不可解之仇及伊叔

遣其備縣送回該犯該處釋放何必定欲死之
而後快且其時該犯現有鍬把在手如欲逞兇
何難即以鍬把向戳而必欲持石毆打此情理
之必無者也至李和尚與賀年娃有無仇隙雖
李和尚現今在逃無可質證但據楊和尚等供
稱當日將賀年娃扯至嫩劇前放下喫烟李
和尚即將賀年娃膀肚腳踹一下且云我踹死
他情愿償命歷訊供認確鑿不爽是膀肚傷痕
爲李和尚所踹無疑設李和尚如果未加踹傷

在楊和尚等必不左袒劉君堯代爲開脫或買年娃從前在寺傭工之際與李和尚有嫌致戕其命亦未可定再查買年娃鐵器戳傷長潤深重原可致死但是年三月初三被毆至初六日尚能騎騾遠行是傷雖深重設無李和尚腳踹臍肚自可不至于死且臍肚爲人虛怯要害之區即壯健之人一經踹踏尚能斃命況買年娃値病餘受傷之後即云額顱等處石傷實係劉君堯所毆亦應以李和尚當其重罪別歷審該

犯堅供不承又無指證之人似未便以李和尚
一人在逃致使該犯淹禁多年出獄無期應將
劉君亮論決惟查鬭毆殺人條內下手致命傷
重者擬絞而外皆爲餘人此專指共毆人而言
今劉君亮與李和尚係先後致傷並未同毆未
便以餘人論若僅照他物毆人成傷律擬笞又
不足以蔽辜應照不應重杖等因咨達前來查
人命重案務須詳慎初供細心推鞫庶無枉縱
今賈年娃受傷身死一案細閲案情賈年娃雇

與劉文學家傭工劉文學見其勤儉就稱我有這樣兒子就好了之語此不過一時之言並非繼立為嗣伊姪劉君喜有何嫉恨乘賈年娃患病不肯歸里之隙即持鐮鍁等物連毆其腮頰腧腳膂腿等處此中顯有別情迨賈年娃到石縣寺門外瘋鬧經王和尚扶進寺內將此語告知薛和尚等其至寺門外瘋鬧之處或因殺人吵嚷或因傷重呻吟此中關鍵最為緊要承審各官進未向現犯薛和尚等訊及此寺僧同鄉

保等既見賈年娃傷發有血斷無不向詢問之人
理乃托言疑為時疾並稱至第三日始和尚等
扶賈年娃出恭見有傷痕始詢知為劉家場人
所毆以此為詞[illegible][illegible]惟其信之[illegible]向既入
賈年娃工價而楊和尚又[illegible]寫字賈年娃領給
幫工則非絕無爭訟之人可知乃因賈年娃身
帶重傷惟恐受累欲將賈年娃送回劉家場要
頓以遮罪戾而反聽同伴之李和尚無端踢
以致斃命將踢之時並不阻止既踢以後絕不

張皇僅以有病的人踹他怎麽一語漠然詰問
若視殺人重事直同兒戲且將李和尚不即拘
拏而任其于行兇之次日遠颺無蹤竟其擅往
劉家場時恐其有干連之累及踢斃賈年娃之
後轉忘其爲切身之禍即種種情節皆未確鑿
再賈年娃石傷致命額顱等處雖據該犯等堅
不承認但查劉君喜于初六日送賈年娃回家
走至中途賈年娃因往寺內索欠扶柄獨行即
于是日到寺以抱病被傷之人中途竟復能與

人命關是毆處■僧非係劉君德所毆即屬尋
倘現有衆人可問而漫委之無所看守細閱
此案總緣承審各官以該犯等鄉愚無踪
跡之李和尚得以藉口捏畫遂至因循六載沉
冤莫白事關人命難容草率應令該撫另委賢
員虛心研訊務得確情另行妥擬到日再議等
因去後續據該撫愛必達疏稱緣楊宗雲在縣
屬石縣尋慈雲洞住持曾于乾隆三年間充僧
賈年姓傭工後經辭出並無嫌怨至四年八月

內賈年娃復至楊宗雲寺內力作旋即患病傷宗雲爲之調養至十月病愈迨至年底賈年娃向索病愈後兩月工資楊宗雲未給賈年娃卽別投閒寓隣屬之劉家埸劉文學家傭工劉文學因係無子見賈年娃勤儉意欲立繼爲子劉文學之姪劉君壽心懷嫉妬計圖過繼于五年三月初三日劉君壽乘叔外出邀令賈年娃同衮賈年娃因病未允劉君壽先後拾取鐮斧等物毆傷賈年娃腮頰胎肋臀腿等處並扭傷脊

聘嵩爲伊兒劉君錫勸止遂劉文學回家斥責劉君喜即于是月初六日令劉君喜將賈年娃備騾送回見家行至柏林村外賈年娃聲言欲赴石縣告將義孫向楊宗嵩索討七錢劉君喜遂將所持鍁柄給與賈年娃扶攜而行當即自歸時楊宗嵩與韓和尚先已同赴鄰邑史逸現攜之王憨憨即王和尚看守寺門賈年娃進寺歇宿王憨憨不肯容留互相吵嚷王憨憨遂與鄉保趙金成裴可嘗等尋認係前經在寺傭

工之賈年娃遂令王憨憨留住并詢知賈年娃面帶傷痕係劉家場人毆傷至初七日晚楊宗雲薛苑賓同寺楊宗雲見賈年娃端坐石桌遂以既去不應復來斥責其非賈年娃答以索欠而至兩相爭嚷楊宗雲即拾石毆傷賈年娃額顱鼻梁賈年娃用腳向踢楊宗雲又毆其左腳腕賈年娃從石桌拈起瓦罐罵楊宗雲氣忿用腳一踢不期誤傷賈年娃臍肚當即昏暈倒地延至初八日晚殞命楊宗雲心懷恐懼商同薛苑

賢告知鄉保趙金成與金成以賈年娃原係劉家場人毆傷斃命移屍後慮楊宗舉向其同薛茆賢李和尚干是夜將賈年娃屍身盛入竹簍擡至中途因屍往下墜李和尚即解簍上繩索纏繞屍身脖項移至劉家場與焦家山交界墳旁將屍安置而歸次早李和尚王憨憨恐事發逃避經閬蒼縣報驗訊楊宗舉見李和尚脫逃遂與薛茆賢商道扛稱賈年娃為李和尚用脚踢傷臍肚身死而薛茆賢亦隨同附和不吐

實情今緝獲王憨憨即王和尚到案供出實在
娃係楊宗雲毆踢身死實情屢審供認不諱嚴
詰並無有心欲殺情事將楊宗雲依律擬絞賀
鈷賢等擬以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楊宗雲合依鬬毆殺人者
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該撫既稱賀鈷賢除移屍輕罪不議
外合依證佐不言實情減罪人罪二等律杖一
百徒三年追繳度牒勒令還俗劉君喜應照不

應照律杖八十王慜慜依知人謀害他人不卽
首告律杖一百鄉保趙金成裴司光合依地界
內有死人里長不申報官司檢驗輙移他處者
杖八十律應杖八十俱革役李和尚獲日照案
歸結無干省釋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等因乾隆十
二年九月初二日題初六日奉
旨楊宗雲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安徽司

一起爲叩陳究驗事奮有得亳州民孫六等毆傷嘉榮身死一案先據安慶巡撫范燦疏稱緣徐蕙等與劉嘉榮素無仇隙乾隆五年十月十九日賈家集貿易徐蕙與温杜九張子青在集設局出寶邀被告報錢九百送給地保劉凡四米枚詎是晚嘉榮飲醉携帶伊子嘉孩闖至寶局嚷圖詐徐蕙等不理嘉榮往尋劉凡四理論遇孫繼敏劉凡四在坐談嘉榮

誤將孫繼敏拉住孫繼敏斥責嘉美榮放手又將劉凡四扭去集上閒散賣局徐惠温杜九不甘遂與嘉美榮爭論嘉美榮拉打徐惠徐惠拳毆嘉美榮右肋嘉美榮仰跌徐惠亦跌壓嘉美榮身上因被扭不放隨摸磚塊連毆嘉美榮右脇腑肚右嘉美榮鬆手徐惠先行爬起嘉美榮亦即掙起向扭徐惠又被徐惠用磚打傷左耳根嘉美榮隨向抓温杜九温杜九亦手拍嘉美榮肩甲一下孫繼敏從旁理責嘉美榮又扭打

孫繼叛孫繼叛亦掌毆其右腮脥相連右太陽一下經畧勸散嘉美榮將方發道回是夜又趕至孫繼叛門前尋鬪孫繼叛不與理論比為隊人李正要張石將嘉美榮拉勸而去孫繼叛隨即赴城欲控告次日又同嘉美榮又至孫繼叛門迎言焉值孫繼叛之姪孫六攔例倪羅宗赴地搠指另楷見而趕去嘉美榮即打孫六孫六用柳棍毆打嘉美榮右腿一下嘉美榮扭往不放孫六將嘉美榮掀倒用棍連打腿肚兩下

嘉美榮翻身掙起孫六又槐毆其右後肋一下經孫繼思喝阻而散孫繼思隨告知地保宋枚往看嘉美榮躓跪在地迸出大便稱被孫六毆打並令宋枚往喚伊子嘉承武前往看視已經身死孫繼敏聞知畏懼央托保地修振劉凡四嘉洪烈宋枚向嘉美榮之母劉氏說知許銀八十兩劉氏依允孫繼敏又邀賈近臣并劉凡四等同浼代書徐漢清寫具嘉美榮瘋狂服毒身死呈詞孫繼敏隨交給劉氏銀六十兩徐漢清詢

知其情措取銀四兩孫繼敏又給蔡奐劉銀四兩六錢修振銀五兩扶同揑報前牧文非慶據詞訊供究驗孫繼敏又憑王四戕給劉氏銀二十兩又給宋枚穀三斗以寢其事旋經前牧非慶訪聞毆死賄和情由拘訊驗明傷痕屢審供認不諱訊無謀故別情查蔡奐榮雖死于次早孫六繼毆之後訪孫六所毆均非致命其徐東拳傷蔡奐榮右肋又砸傷致命右膀臍肚耳根均屬非重傷孫繼敏復毆蔡奐榮腮頰一掌逼及太

傷係致命處所然色止于紅並非重傷嘉美榮雖至次日早被孫六毆後始死然據訊王四供稱嘉美榮被孫惠先毆實屬狼狽而見證張二亦供嘉美榮遁出大便則嘉美榮之死益由致命臍肚受傷所致而非死于孫繼敏孫六之繼毆也已明孫惠係出實斃罪不議外合依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律擬絞監候附請留養孫繼敏孫六等擬以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殺人應抵必確按其致死根由情罪相

當經撫任縣此案嘉美榮于十月十九日在賈
家與孫繼敘係因爭坐口角被毆雖有致命傷
痕尚能自集行走里許赴孫繼敘家門首吵嚷
尋衅經孫繼敘隣人勸回至次日早復至伊家吵
鬧則嘉美榮並非傷損待斃可知迨孫繼敘之
姪孫六聞罵不甘將嘉美榮毆傷撳倒又用棍
連毆三下嘉美榮頓出大便隨即殞命是嘉美
榮之死于孫六毆傷之時而非死于孫繼敘毆傷之
日此係當日致死顯據該撫以嘉美榮連出大

便爲徐惠認毆臍肚一傷所致定爲徐惠致死
憑據矣果因徐惠毆傷所致必無隔日之後始
遺大便再查此案扭拉起衅即係孫繼敏及至
在場爭毆又獨孫繼敏喝罵嚷詈榮無頂觜矣
榮被毆之後獨赴孫繼敏家喊嚷而索銀賠命
文係孫繼敏一人顯有孫繼敏倚恃鄉豪用強
逞毆及喝令毆打情事乃孫繼敏到案止認掌
傷右太陽一下其果否止係掌傷全在當場衆
供證明今查在場之張七昌溫杜九等供詞其

指稱徐惠及溫柱九所毆分晰如繪獨于孫繼
敏一人則溫柱九深供孫繼敏與亮美榮扭打
在場之傅文止稱孫繼敏與亮美榮吵起來郎
便勸散徐惠到案之初捏身自認亦止供孫繼
敏與亮美榮爭扭探其情由全爲孫繼敏回護
所以衆供含糊意存供證不得以定案之理
其中又顯係孫繼敏串囑毋老丁直之徐惠肯
認致命多傷以脫伊家宜非未便將徐惠擬抵
容請孤子留養應令該撫另委賢員虛衷秉公

研究確情，按律定擬。其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陝西巡撫秦承恩疏稱：遵駁復提研鞫，辭明。徐寶等在集販賣，因孫奠榮在賣場闖散，徐寶與之爭論，遂拳毆孫奠榮右肋，復拾磚連毆孫奠榮右肋臍肚并左耳根等處。孫繼敏從旁斥其無禮，孫奠榮聞又向孫繼敏毋結，孫繼敏隨以掌批其頰，經眾勸散。維時孫奠榮在集既時尚能行走，至孫繼敏家吵嚷，至次早仍赴孫繼敏家嚷罵，適孫繼敏之姪孫六

見而理言嘉美榮即向扭打孫六遂持棍毆傷
嘉美榮右腿並拋翻倒地進毆右腿肚及右肋
等處嘉美榮蹲倒在地即迫大便移時氣絕是
嘉美榮實係孫六毆傷致死無疑至孫繼敏等
毆嘉美榮係在徐思毆打之後並無恃強喝令
情事其行賄私和實由憫其畏罪所致並非串囑
認亡據屢經嚴詰矢口不移將孫六改依鬭毆
殺人律擬絞徐思擬以枷責孫繼敏等仍照前
擬徒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命案擬抵以傷為憑必致死之形與致死之傷相符方成信讞此案先據該撫以孫六毆傷嘉美榮右腿腿肚後肋均非致命重傷係徐惠所毆致命右肋臍肚耳根均屬重傷將徐惠擬絞監候附請孤子留養具題經臣部等查嘉美榮死于孫六毆傷之時非死于徐惠毆傷之日致死之顯狀有據孤子之認傷難憑是以于議駁本內聲明該撫以嘉美榮逆出大便因臍肚受傷所致如果係徐惠毆傷必不至隔日之

後始遺大便卽孫六毆稱致命重傷因何當前遺大便又何致隨卽身死孫大是否被毆臍肚抑或更有重傷其徐財跌壓蒜葉禁身上有係橫壓在身何能毆及臍肚從此詰究各難掩飾乃覆審各官旣云孫六毆非致命正傷又稱係孫六毆傷致死無疑前後自相矛盾事關抵償案存疑實屬不便當此亟完結歷令該撫務要證研究正犯務得眞情確傷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題駁去後嗣據該撫納敏疏稱

避駁復提研鞫孫六堅稱嘉美榮在伊叔孫繼敏門首跳罵不止當與理論嘉美榮將伊扭打孫六隨用木棍打其右腿一下因嘉美榮扭住不放將嘉美榮揪倒用木棍連毆其右腿肚嘉美榮翻身欲起又棍毆其右後肋此外並無另毆重傷即詰據徐思供稱嘉美榮與伊爭扭先被伊拳毆右肋嘉美榮仰跌在地伊隨勢跌伏嘉美榮身上順手拾磚往下毆打致爾傷及臍肚右脇質據目覩之屍子供亦無異質孫繼敏

行明私和亦因孫六在于伊家門首打傷人命
誠恐拖累故有是舉據孫六堅稱是日伊與嘉
美榮扭打之時伊叔已經進城並未在場而見
毆之張二等亦質證確鑿再孫思雖曾毆傷嘉
美榮致命處所而嘉美榮行走如常猶能赴至
孫繼敏門首跳罵其為被毆傷輕可知迨經孫
六毆打雖傷非致命乃即倒地在地嘉美榮自
知必死遂將情由告知保地其為傷深重無
疑將孫六仍照前議絞抵查該犯羈禁在乾隆

十一年正月初三日

貞以前應咸等擬流孫纘敏等仍照前擬徒杖等

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孫共合依鬭毆殺人者不

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該撫既稱孫纘敏除毆孫大榮輕罪不

議外合依以財行求與受財人同科無祿人減

一等律杖八十徒二年宋枚修振除受贓輕罪

不議外均合依說事過錢與受財人同科無祿

入減一等律杖八十徒二年宋枚爲從減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俱免役查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奉

上諭所有刑部及各省已經結案監禁人犯酌量情罪輕重分別減等發落其軍流徒杖以下人犯一體分晰減等完結欽此欽遵在案今孫六因嘉美柴向伊扭打還毆致斃罪非常

赦所不原應遵奉

恩旨將該犯孫六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追

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辦語均應如該

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二十二

日題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

浙江司

起翁某明驗究事會看得嘉善縣史其傳手推周張氏拋跌病孩周六寶受傷身死一案先據浙江巡撫永貴咨稱周張氏故翁周應瀛將所買王天錫樓房轉賣與史其傳之父爲業經原主王天錫之子王淞邀找價刻絕原與周居無涉張氏夫亡子幼貧病相連赴史其傳家索找未允越日張氏又抱病孩周六寶走入史其傳堂屋喊叫周六寶與犬撲吠驚立張氏背後史

史其傳

其傳聞喊出見張氏正在攔勸其夫遂撇周六寶在後并迎史其傳之面聲言躲避賴伊找價史其傳不知周六寶在張氏背後隨以狗兇令其速去用手向推不期張氏閃跌抵靠壓擠及周六寶致跌擦傷右額角并磕傷右腮頰右後脇醫治詎周六寶病後受傷越九日殞命並張氏在家喊叫該犯聞聲迎面而出不知周六寶跟在張氏背後因犬撲吠手推張氏欲令速去不期病孩周六寶緊在張氏背後推跌致傷身

殺實屬耳目思慮所不及將史其傳照過失殺
人律收贖等因咨達前來查史其傳推跌張氏
跌傷周六寶身死在史其傳眼見張氏走入擊
房門稱要找尋僱主已開奪門形即不得以耳
目所不及論且當張氏喊叫時適遭遇人撲跌
史其傳若非氣激於中何難叱退遇人劉恐張
氏合回乃仰用推以致張氏閃跌撞傷周六
寶身死縱使史其傳瞰見張氏突找房僱忿推
扭已有爭鬪情形即不得以思慮所不到論況

過失殺人者必須不能豫料之心始合律意今
史其傳推跌張氏忿毆之形已見設張氏被推
跌斃以其傳自應按律擬抵因鬬毆傷律有明
條今輒以過失勿論六齡幼孩何辜而死于非
命事關人命未便率結應令該撫再行確審按
律妥擬到日再議因令駁去後嗣據浙江巡
撫熊學鵬咨稱研訊以史其傳供因周六
寶長大躲藏張氏背後史其傳聞聲一視止見
張氏未見張氏背後有周六寶躲藏氣訊張氏

供叶如一言稱耳目所不及史其傳見張氏遭犬撲咬惟恐爲犬咬傷是以走出將犬喝進一面扳手輕推勸令出去因張氏站立不穩以致撕及周六寶委非氣激于中公慾推拒斃之張氏供亦相符詎稱原無爭鬭之情委非狡衛致史其傳既無傷人之心亦無忿毆之狀實非因鬭誤傷應仍照原擬依過失殺人准鬭殺罪依律收贖等因咨達前來查史其傳因張氏索找房價已有夙嫌迨登門叫喊彼此之釁隙已成

是以張氏一見史其傳即叱其躲賴而史其傳一聞張氏之言即舉手推拒細閱案情顯有鬬毆情形並非無心之過失乃張氏被推致跌擲傷伊子周六寶身死則周六寶之因擲斃命不得謂非史其傳之推跌張氏所致史其傳之推跌張氏不得謂非發其索找房價今該撫咨稱因犬撲吠惟恐咬傷以致推跌夫不叱其犬而反斥犬所撲之人既無此情理且張氏之聲次十四歲我史其傳業已供認原要躲避不出等

語是此案起釁根由皆鑿鑿有據何得僅憑臺
無證據之詞強爲開脫至稱周六寶拉立伊毋
指後並未看見輒附會於耳目不及之文則凡
因鬪毆而誤殺旁人者初何嘗明知爲旁人而
故殺之事關人命未便遽擬以致情罪懸殊應
令該撫再行詳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
駁去後續據該撫咨稱史其傳既經鬆手向推
飭係鬪毆因推張氏撞跌周六寶致傷身死自
應按律改正將史其傳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應如該撫所題史其傳合仁山鬭毆而誤殺旁
人者以鬭殺論絞律應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
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旨史其傳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福建司

起為乞驗究償事會看得詔安縣民陳暢等致死鄭莫一案先據原任福建巡撫吳士功疏稱陳暢與鄭莫素無仇隙緣陳暢與卽先後竊入雞隻地瓜均被練總鄭莫捉獲毆打各自改悔不復為竊鄭莫以伊等曾經犯竊凡遇地方失竊每誣陳暢等知情勒令跟緝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初六日鄭莫復令陳暢緝賊巡守地瓜陳暢不依被打曲從至十四日夜陳暢持棍巡夜

行至吳仰家內談及屢被鄭萸勒詐之事邀吳
仰幫毆洩忿吳仰允從同至施江口地方陳暢
令吳仰站在僻處等候伊自持棍往誘鄭萸拿
賊鄭萸信以為實攜帶菜刀防身同至施江口
喊暢出言斥責鄭萸詈罵陳暢舉棍同打鄭萸
放刀奪住棍梢陳暢儘力推扯戳傷鄭萸在明
鄭萸放棍向毆陳暢情急又用棍打傷鄭萸順
門倒地陳暢恐鄭萸傷愈報復主使吳仰摸尋
鄭萸所放菜刀割其腳跟使其將來不能行走

哭仰臥趕至刀割傷鄭鼎奐左右脚跟并右膝肕
與仰亦自撩嫉又用刀割斷鄭鼎奐右耳連耳輪
圓骨并乳并割傷其左肩膊並腿脛令其不
得見人詎鄭鼎奐傷重殞命屢審供認不諱嚴加
究詰堅供實止謀毆洩忿委非有心欲殺再四
刑嚇矢口不移查陳暢用棍毆傷鄭鼎奐致命顖
門偏左深至見骨即將倒地與仰用刀割傷鄭
鼎奐脚跟耳輪等處均非致命鄭鼎奐之死實由顖
門傷重所致應以陳暢論抵將陳暢依共毆律

擬絞監候具仰擬等因具題前來查此案陳
暢與仰均係緦服因練總鄭與慶爻令其緝賊
該犯等挾嫌懷恨攜帶木棍將鄭與誘至僻處
先用木棍毆其致命顖門復又用刀割其腳跟
膁肕耳輪身等處以致鄭與受傷身死實屬
肆横情殊兇狠顯屬有意致死與謀殺無異不
同應令該撫再行嚴審務得實情按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具土功
跡稱提犯研鞫據陳暢與仰俞與供該犯等偶犯

跌倒地復慮鄭貴得好報復主令吳仰刀割鄭
貴左右脚跟吳仰亦乘機割其耳鼻等處是陳
暢縱有致死鄭貴之心且鄭貴被毆之傷卽不
復用刀割已足致死況既被毆倒地又復刀割
左右脚跟耳鼻等處兇殘已極細核案情與臨
時有意欲殺非人所知目故之律相符事關綱
匪肆橫求便遽爲輕縱應令該撫再行詳鞫按
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奉去後續據署
理福撫楊廷璋既稱覆加詳鞫吳仰堅供如初

陳暢初猶矢照前供堅稱並非有心致死再四推究始據該犯供稱初意原祇欲毆洩忿後因用棍戳傷鄭茂左肋鄭茂嚷其該犯聲言送官處死該犯一時忿恨遂起殺機用棍狠毆致傷鄭茂顖門倒地後見其未死復恐鄭茂傷愈報復主使吳仰撥刀割其脚跟實係臨時起意致死等語是陳暢持棍打傷鄭茂致命顖門登時倒地誠如部駁即不復用刀割已足致死正與臨時有意欲殺之律又相符將陳暢故依故殺

掏摸並未到官俱即改悔因被鄭奠屢次勒令
緝賊受累無休起意謀毆洩忿並非有心欲殺
刑嚇至再矢口不移伏查陳暢等先曾掏摸為
匪因練總鄭奠屢令緝賊並將鄭奠誘至僻處
先用棍毆其致命頂門復用刀割其腳跟等處
致令鄭奠受傷身死誠如部駁情殊兇狠惟是
該犯等果係商同謀害斷不敢直抵其家喚其
捕賊等不慮其妻子指名究若云臨時欲殺
則當鄭奠受傷倒地何難傷其要害立置之死

況該犯等一係先下手棍毆致命重傷一係後下手刀傷不致命多處如謂係先下手之陳暢有心致死當其棍毆鄭貢倒地並未立斃豈肯遽行釋手如係後下手之吳仰臨時欲殺則又傷非致命鄭貢實死於陳暢之棍毆非死於吳仰之刀割細核情形其爲實係謀毆洩忿並非蓄意謀殺亦非有心欲殺似無疑義將陳暢仍擬絞候吳仰擬軍等因具

題前來復經臣部查陳暢毆傷鄭貢致命顋門當

律擬斬監候與例擬軍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陳暘應改依故殺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與例應照兇徒因事忿爭抉人耳目者發邊衛充軍例應發邊衛充軍等因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題十五日奉

旨陳暘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河南司殺一家三四命

河南司以上闕剝新例

一起爲遵

旨核擬具奏事會議得鎮平縣張文義殺死范守用之子范狗等一家三命并砍傷范造一案據河南巡撫貿宣奏稱緣張文義與范守用佃種夫念祖地畝鄰近居住范守用父子八衆做工勤謹夫念祖相待甚優張文義不服以范守用有意討好欺壓時向寧伯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夜范守用門首草堆被燒張文義

義挾讐放火與子范造范衍范三范四節次辱
罵張文義被誣不甘懷忿恨五十四年二月
十四日范守用因家內乏柴孫子范造等出外
撿拾柴伙適見張文義在門首磨洗鍘刀觸起
草被燒燬復又指罵並稱訢知田主將其驅逐
張文義放刀爭論范造不依聲言伊與拚命倘
有兄弟三人張文義一時恨極起意將范造弟
兄一併殺死以洩忿即轉身拽取鍘刀范造逃跑
張文義趕上用刀砍傷其右肩甲右背膊左臂膊

左肐肘等處氏登時倒地張文義料其已死將門
住手維時范守用跑開喊救范狗范三范四跑
進屋內張文義趕入用刀砍傷范狗偏右倒地
復連砍其左右手范三哭喊張文義砍傷其偏
右又砍傷范四脳後均各斃命趙艮功等聞喊
踵至將張文義獲住報驗審認不諱嚴詰堅供
寔係一時忿殺並無商謀加功之人矢口不移
似無遁飾査張文義因與范守用口角微嫌輒
敢逞兇砍殺其子范狗范三范四一家三命並

將范造砍傷不法已極將張文義依律凌遲處死先行刺字犯妻張陳氏等擬發伊犁等處為奴聲明范造傷痕尚未平復如醫治不痊另行照例辦理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張文義合依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該撫疏稱張文義之妻張陳氏子張六張當並非同謀加功張六雖出繼與親伯張珍為嗣但係兇犯餘孽不便輕縱張陳氏張六張當均依殺一家非死罪

三人之妻子並未同謀加功者發附近充軍例
改發伊犁烏魯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爲奴張
六張富俱年未及歲照例免刺查張遺傷猶尚
未平復如醫治不痊被殺已在四命以上張守
用又係絕嗣再將張六等另行照例辦理其女
年甫二歲給與陳氏帶往配所該犯並無財產
應毋庸議餘並查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
妻子並未同謀加功者發附近充軍改發伊犁
等處所撥種地當差又殺一家四命以上致令

絕嗣之案將兇犯同子照數抵罪概擬斬決其有溺於所殺之數或一人或兩人者均以其幼者同妻女改發伊犁給兵丁爲奴又保辜律載金刃傷限三十日破骨者限五十日又例載金刃傷餘限十日破骨傷餘限二十日各等語此案張文義殺死范守用一家三命並將范守用長子范造砍傷如范造亦死則該犯應依殺死一家四命以上例凌遲其子均應斬決該撫因范造現尚未死是以將張文義照殺一家三

命例擬以凌遲處死其妻同子問擬發遣雖首
惡之罪至凌遲無以再加而其子則有發遣斬
決之分倘發遣後受傷者復死則提回辦理中
途脫或有疎虞者監禁等待又無一定之期查
保辜限期止載鬭毆而殺一家三命及一家四
命以上者均不在此限誠以此等正犯原應決
不待時無用再定辜限惟是兇犯之子既有發
遣斬決之分若不予以定限設遇有已殺三命
倘有一二人受傷未死者若將兇犯之子遽照

殺一家四命之例擬以斬決而受傷者醫痊則
似過重若即擬以發遣而受傷人或死又不免
失之輕縱　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凡遇此等
殺一家三命又傷一二人以上者令該印官於
相驗時務將受傷人之傷痕詳驗是否金刃有
無破骨明立案宗一面將正犯招解該督撫題
請正法一面將其子嚴行監禁依律例正條各
限保辜如受傷者死於限內即將其子按所殺
之數照例擬斬題請正法如受傷者果能醫痊

再將其子同其妻照例發遣如此明立限制庶
有所遵循而定議不致參差如蒙
俞允所有張文義之妻子即行令該撫照此辦理等
因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奏本日奉
旨張文義著即凌遲處死向來殺死一家三命以上
案犯將其子嗣俱照例分別辦理今彼既殺其三
子俱絕嗣其一僅存者生死且未可定而亦無嗣
此等兇殘之犯既絕人之嗣不可復令其有嗣自
當不留遺孽方足蔽辜嗣後凡殺死一家三四命

以上者不拘死者之家是否絕嗣其兇犯之子無
論年歲大小俱著送交內務府一體閹割以示懲
創所有張文義一案即著照此辦理餘依議欽此

咨後司

一起晉省報奏會看得星陽縣李祿被劉科等謀毆斧逃失足落河淹死一案先據調任安撫穆咨稱緣劉科籍隸星陽與李祿鄰近居住素無嫌隙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午後李祿路過河岸見有素識李祿賣梨船隻停泊旋遇劉科向其借錢買梨詭說戲詐劉科喝其出言無狀不允借給當向劉科斥李祿即行辱罵劉科回罵被李祿推跌當經趕遞一勸散劉科心懷不甘

圖毆洩忿途遇鄰村張玄之楊桐邀令幇助傷桐應允劉科向家携帶柴刀防身楊桐徒手同至河岸劉科見李祿與向保方船俱在孫添祿船上買梨即向吽罵先從船頭上船楊桐尾隨幇罵李祿回罵一面趕船稍退避方船同孫添祿將劉科拏欄攔劉科欲掙脫赶毆李祿即從後梢奔逃岸高船低李祿向岸奔跌失足落河淹斃劉科拏與懼逃方船喊同屍親李四打撈屍身無着報縣飭差撈獲并拘劉科拏驗訊

據供前情不諱，詰無謀故誰指毆致死別情。查此案劉科因被李祿恃强辱罵推跌不甘，邀同楊桐尋毆洩忿，甫經上船，即經方盤等攔勸，與李祿放木李閉毆之次祿逃岸奔避失足落河淹死，定與因毆致斃及因推致跌者有間。查律例內並無圖毆洩忿，其人奔逃落水作何擬罪正條。惟謀殺人條內，其人廹于兇悍，當時失跌身死，原謀擬絞監候，為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但比于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

絞監候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
所折責四十板仍追埋葬銀十兩給付屍親收
領楊桐附和隨行尚未共毆亦應照不應重律
杖八十折責三十板該犯等事犯到官在乾隆
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詔以前劉科流罪應請減為杖一百徒三年楊桐
杖罪寬免等因咨部當經臣　部以律載凡鬭毆殺
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註云相爭
曰鬭相打曰毆是因毆而殺與因鬭致死律義

本省該撫所准情定擬必察其起釁之由核其致死之故庶引斷不致枉縱此案該撫咨稱劉科與李祿向伊借錢不允被其詈罵推跌心懷不甘糾同素好之楊桐攜帶柴刀圖毆洩忿見李祿在船買米即上船頭叫罵李祿走船稍退避經孫添祿與劉科攔勸劉科仍欲拚毆趕毆李祿從船稍逃上岸失足落河溺斃等因查劉科先因李祿借錢不允致相詈罵被李祿推跌是不獨有相爭之事亦且有相打之情迨

經勸散旋復持刀糾毆減忿攔勸之後仍欲掙
脫趕毆李祿因趕毆而奔避因避毆而失跌落
河劉科雖未毆及其身而李祿致溺之由寔因
該犯糾人趕兇趕毆所致罪坐所由自應照鬬
殺科斷且查　臣部　向來辦理因爭鬬追趕致其
人跌磕墜崖落河身死之案俱擬鬬殺律定擬
今該撫因劉科甫經上船並未與李祿交手亦
未持刀向杈即以其起衅爭鬬不由趕毆各情
而謂李祿落河溺斃與鬬毆致死無異因推致跌

者有間將劉科比照鬪殺律量減擬流殊屬錯
誤案關罪名出入碍難率覆應令詳核案情按
照律例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行去
後茲據安撫呈疏稱查劉科先因李祿借錢
不允致相詈罵被李祿推跌已有争打情形當
經勸散劉科復持刀邀同楊桐尋毆減忿經方
船等攔勸之后劉科仍欲扎脫赶毆李祿因而
奔避跳岸失跌落河致溺誠如部駁罪坐所由
自應將劉科照鬪殺科斷劉科應照鬪殺律擬

絞監候楊桐擬杖援免等因具題前來據此應
如該撫所題劉科合依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
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
撫既稱楊桐亦應改照餘人律杖一百事犯到
官在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杖罪應予援免等語應如該撫所擬完結
等因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十二日
奉
旨劉科依議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